

奇迹，就这样在他手中产生

争驱下徐淮 师出国门

松 植著

经略东南 鏖兵八闽

血色年華

聂凤智将军传

『祸根』，也许就这样种下

『罢官夺权』和『盐城兵变』

『三反』——一条昏黑的道路在延伸



血色年华——聂凤智将军传

松

植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吴早文

封面设计：陆震伟

血色年华

——聂凤智将军传

松 植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125 插页8 字数324,000

1994年8月第1版 199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ISBN7-5321-1233-0/I·946 定价：13.90元



公余之暇，聂凤智喜欢翻阅自己保存的一些历史图片。



1943年，聂凤智在胶东敌后抗日前线。



1945年，聂凤智和何鸣从山东老乡家里接回第一个孩子——大儿子聂庆荣。

聂凤智在淮海战役前线
指挥所指挥突破碾庄圩
的战斗。



九纵司令员聂凤智（后排中）和九纵的几位领导李新华（后排左）、
刘镜海（即肖镜海，前排左）、孙端夫（前排右）、高锐（后排右）。



聂凤智出任中朝联合空军司令时，与参谋长吴肃（左2），师长李树荣（左1）、张庆和（右1），在东北四道沟抗美援朝前线指挥指挥所。

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在前线指挥所指挥作战。





1963年11月1日，在江西上饶地区击落的美蒋U—2型
高空间谍飞机的残骸。

1977年，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左2）到南京看望南京军区
司令员聂凤智（左1）、政委廖汉生（左3）、杜平（右1）。





南京军区的“将军篮球队”在赛场上。王平上将（左6）正与许世友上将（左2）、聂凤智中将（左4）等研究战术。

1973年，聂凤智被抢救过来后，在大别山后方医院疗养。





天伦之乐。



聂凤智出访过苏联、埃及、巴基斯坦等许多国家。
这是1980年在罗马尼亚访问。



1991年初，国防部长秦基伟（右）专程来南京看望聂凤智。



参加盛大的授勋典礼回家，夫人何鸣向聂凤智敬酒祝贺。

目 录

引 子	(1)
第1章 奇迹,就这样在他手中产生	(8)
第2章 争驱下徐淮	(31)
第3章 最是江南好风景	(49)
第4章 啊,大上海!	(71)
第5章 艰难的司令	(93)
第6章 师出国门	(116)
第7章 话到伤情处	(132)
第8章 经略东南 鏖兵八闽(上)	(152)
第9章 经略东南 鏖兵八闽(下)	(184)
第10章 紧急命令	(212)
第11章 U—2型和跃进号	(235)
第12章 祸根,也许就这样种下?	(256)
第13章 可怕的双“11”	(276)
第14章 “罢官夺权”与“盐城兵变”(上)	(297)
第15章 “罢官夺权”与“盐城兵变”(下)	(313)

第 16 章	“三反”——一条昏黑的道路在延伸	(334)
第 17 章	夜茫茫 路茫茫	(360)
第 18 章	《我的声明》和“葬身之地”	(379)
第 19 章	含泪的幽默	(399)
第 20 章	恶梦醒来是清晨	(427)
第 21 章	最后的回答	(446)
尾 声.....		(466)
附 录 聂凤智同志生平.....		(477)

引 子

1988年7月31日。

明天就是“八一”了。

“八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节日。这“八一”前夕，对那些曾为共和国的创立出生入死的开国勋臣们来说，当然更有抚今思昔的诱惑和意义。

这天上午，住南京市上海路×号的一位将军家庭的气氛特别庄严热烈。将军的一家：夫人何鸣、大儿子聂庆荣、小儿子聂庆洪、大女儿聂进军、小女儿聂梅梅，还有媳妇、女婿，都是军人或曾经是军人。将军参加隆重的授勋盛典去了。此刻，他们，还有将军的孙儿辈，祖孙三代，正兴高采烈地聚集在院子里，等待着将军的载誉归来。

这位将军的名字叫聂凤智。

他们家的这个院子，据说曾经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住过的地方。南京，作为曾经是国民党政权首都的江左名城，自然留有许多令人好奇而神秘的处所。如宋美龄的别墅美龄宫、蒋介石的住地富贵山、国民政府林森主席的林家大院、孔祥熙女公子

孔令仪纸醉金迷的花园洋房、美国顾问团花天酒地的 A、B 大楼，以及位于北京西路的大片国民党达官贵人、军政显要的高级官邸，等等。这司徒雷登住过的地方，也该是其中之一吧。

不错。司徒雷登，这个在中国出生的“中国通”大使，据称是既“爱美国”也“爱中国”的“可爱”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是有些神秘色彩的。就在那场漫长的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由“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中，他就曾在这幢房子内导演过许多侵略把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那之前的抗日战争期间，他还蹲过日本人的大牢，而那个恶贯满盈的侵华日军最高司令长官冈村宁次的住处，恰恰就在离这个院子只几步之遥的隔壁。只不知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被历史忠实地写下了“胜利”两个大字，蒋介石不得不仓皇逃窜，司徒雷登自己也不得不夹上皮包“别了”的时候，面对冈村宁次住过的那个院子，看看自己住过的这个院子，该作何感想。

自从“别了，司徒雷登”之后，江山易主，所有旧政权的东西当然也就随之换了主人；正如聂凤智在解放上海时所说，即使是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一旦解放，也就成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了。南京这无数国民党反动政权“留”下来的华楼丽宅，精美洋房，幽清别墅，高深大院，也都成了新中国的财产。它们或做了招待所，或改造成了居民房舍，或变成旅游景点，或当作办公用房，全都物尽其用，派了该派的用场。物换星移，经过多少年的奔波和苦难之后，后来是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聂凤智，则住进了司徒雷登曾经住过的这幢宅院。

这似乎是一种象征，抑或是冥冥之中的某种昭示。

是的。自从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的整个中国革命过程，其中包括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聂凤智都参加了。他从战士，经班、排、连、营、团、师，到纵队司令、军长，从大别山，经川陕、延安、晋察冀、胶东、济南、淮海、渡江，到上海，他打过不少仗，立过不少功，也流过不少鲜血。解放后，他到了南京；先是担任了半年的华东军政大学教育长，尔后就担任华东军区后来是南京军区空军的司令员，直到“文革”被“打倒”。这之后，他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无家可归，妻离子散，险险乎家破人也亡。可历史终究是历史。它是不可欺的。在经过一段曲折、扭痛、迷误、失常之后，它终于又回复了自己真诚、无私、正直、公正的本来面目。

当然，历史有时是容易忘记的，无论它是功是过，是奸是忠，是贤是不肖，是悲是喜；正是因为这样，它经常被一些人抹杀、删削、篡改、倒置。但历史有时又是亟须记取的，因为它常常映照着今天和明天，或者甚至就是今天和明天。

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革命，是记着历史并珍爱历史的。这天，1988年的7月31日，正是这样一个让我们重温、铭记自己革命历史的日子。南京军区安排在这样一个“八一”前夕举行隆重的授勋仪式，本身就含有深意。

将军的一家都把今天看作是他们的一个盛大节日。何鸣特地换上了一身平时很少舍得穿的颜色鲜艳、样式时新的连衣裙，还特地让孩子们给她去买了一束漂亮的鲜花；儿子、女儿、媳妇、女婿和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们，也都换上了最鲜亮的新衣服，好像过大年，好像参加耄耋寿庆，好像举行新婚典礼……

有人也许不解：不过就是一枚勋章，用得着这样正二八经么？

是啊，荣誉，随着金钱浪潮的冲击，在有些人的心目中，是已变得陌生、模糊、淡漠乃至不以为然了。

可他们家不同；他们始终把中国革命的历史同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业绩和精神，看作是自己最可珍贵的财富。

记得“文革”中他们家（当时他们住南京五台山）被抄的时候，家中所有东西他们都“听之任之”；“革命”嘛，他们也没有办法，可当有“红卫兵小将”要动聂凤智的军功章的时候，却被聂庆荣厉声喝止：“放下！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你们见过这东西吗？这是用一滴滴鲜血换来的！”要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聂庆荣这样做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啊。但这是他父亲不能抹杀的历史，不容篡改的真实，他要冒死护卫。

“文革”期间，聂凤智被迫害、摧残得最厉害的时候，他所想到的也是：他的一生是革命的；在他这革命的一生中，他是有功的，是为新中国的诞生打过许多胜仗，为党为人民做过不少好事的，因而是打不倒的。

1984年，当时还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视察南京的时候，曾专门给南京军区和江苏省的一批干部介绍过聂凤智。当时，聂凤智已退居二线，不再是南京军区司令员了。在世俗眼光中，当然也便失去了某些光彩或有了一点其他的什么。胡耀邦是有感而发的。他给大家介绍说：你们不要忘记，你们这个南京解放，在座的这位你们南京军区前司令员聂凤智同志，是出了大力的，聂凤智同志在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中，都是有功的！……对此，聂凤智十分感动，一直念念不忘，说总书记记着他，党